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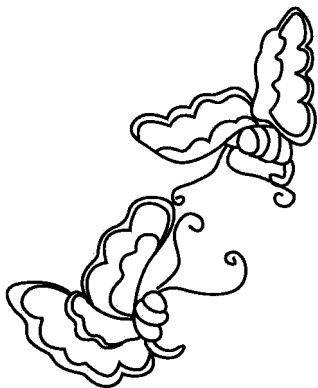


倾城之蝶

千黛◎著

57

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



倾城之蝶

千黛 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倾城之蝶 / 千黛著. —北京: 新星出版社, 2008.1

ISBN 978-7-80225-396-4

I. 倾… II. 千…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7) 第182564号

倾城之蝶

千黛 著

责任编辑: 张 维

责任印制: 韦 舰

装帧设计: 陈 辉

版式设计: 张 薰

出版发行: 新星出版社

出 版 人: 谢 刚

社 址: 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 67 号隆基大厦 100005

网 址: www.newstarpress.com

电 话: 010-65270477

传 真: 010-65270449

法律顾问: 北京建元律师事务所

读者服务: 010-65267400 service@newstarpress.com

邮购地址: 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67号隆基大厦 100005

印 刷: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880 × 1230 1/32

印 张: 7.75

字 数: 150千字

版 次: 2008年1月第一版 2008年1月第一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80225-396-4

定 价: 20.00 元

版权专有,侵权必究;如有质量问题,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。

1

不论我多么疲惫不堪，此刻，我都不得不去看我的母亲。她正躺在医院里挂点滴，而她的挂点滴正是我造成的，是我的大逆不道、自甘堕落让她气血攻心，血凝成栓，塞了心窍。

已经有好几天了，我都要在这个时候——华灯点燃城市，也点燃都市白领、金领们的时候，去看我的母亲。只有这个时候，她安静地休息了，才会眼不见心不烦。我很理解她，她花了二十几年心血要培养的大学教授转眼变成了一个售货员，让她在几天时间里接受我的弃教从商、弃雅从俗，真的是岂有此理。

我拿起小巧的深枣红色遥控器，出了店门，一手遥控关店门、

一手遥控开车门。坐进车里，我脱了鞋，努力向后伸了伸两臂，无奈地把方向盘打向医院。这时，我的大学同窗、死党韩意给我打来了电话。

“孟老师，还拼呢？”

“你别总老师老师的，我现在既不老也不湿啊！”

“对对对，请别生气啊，我叫惯了，改起来有那么容易吗？不老呢，当然最好，不湿就没什么好了吧？我可觉得你比过去湿多了、润多了。”

“又是周年庆、又是我妈病的，我全身冒火，东海龙王都不知躲哪儿去了，还湿！”我调侃地说。

“你妈怎么样了？”

“身体已经没什么大问题了，可还没对我睁眼呢！”

“姬比尔公司的司徒至明，让我约你见见面，行吗？”

“行，当然行。别忘了，我现在是孟经理，在商必须言商了。不过，他约我什么事？”

“他没说，只说想跟你聊聊。”

妈妈住的是一家三级甲等医院的高级病房：一个人一间，带电视、电话、卫生间，有陪护床，有人定时打扫卫生，护士笑容满面、轻言细语、动作温柔，医生也是认真负责、对病人关怀备至……妈妈知道自己是因为女儿卖内衣气病的，却不知道护士们有多喜欢我送给她们的美丽内衣。

进了病房楼，我先来到了医生值班室。从门上的小窗往里看，燕泥正低头看《时尚》杂志。我轻轻敲门，燕泥的眼睛没有离开那本杂志，动嘴说了一句：“进来。”

“燕泥。”

燕泥叫潘燕泥，取燕子衔泥之意，可见其父母的风雅。燕泥的公我是我的大学同学，北大有名的才子杨军，可惜毕业后进入机关做了秘书工作。

燕泥抬头看见我，脸上弯出一个月牙儿般的大酒窝：“孟梅，快进来，今天你妈可好多了。刘主任说明天再观察一天，如果没什么异常，后天就可以出院回家休养了。”

“这些天真是辛苦你了，改天请你和杨军吃饭吧。怎么样，他现在缓过劲儿来了吗？天天满世界地去谈判，腿筋抻直了，脑筋也抻硬了吧？”

“上个星期，在家陪儿子玩了两天，好多了。那天，我穿上你送的睡衣，他可好，不夸我穿着好看，倒把你给夸了半天。说你的审美能力就是强，开内衣店、搞服装倒真是符合你的气质，比在学校当老师更能发挥你的聪明才智。对了，还说哪天要去你的内衣店看看呢。不过，得等他从悉尼回来了，前天又飞去谈判了。”燕泥边说边使劲儿地盯了我好几眼。

我轻柔地推了推燕泥，戏谑地说：“你也太没心没肺了，两口子的私房话也能说给外人听呀？”

燕泥慢慢地白了我一眼，半挑衅半试探地说：“你是外人吗？”

我可没把你当外人，你说的话都跟我们家领导一样一样的。”

看我嗔怪地看着她，燕泥又有些不好意思，把我从她身边拉起来，一边往外推一边说：“好了，好了，别生气了，快去看你妈吧。”

我想大多数人也和我一样爱美，不过，有一点我可能比较固执，我固执地认为漂亮是女人的事，女人一定要注重自己的形象，一定要多花些时间研究自己，一定要将自己最美的一面展示给世界；而男人如果过分地讲究穿着，我会对他另眼相看。我根深蒂固地认为美丽、教育、文化是女人的事业，科技、政治、经济是男人的事业。不过，现在看来，一个人最好不要有什么根深蒂固的观念，否则会陷入自己预设的观念牢笼中，受了天大的委屈也只得自己扛。就像我当年如果不是一意孤行要找——一个理工科的丈夫，也许不会在满心期待着两年以后出国陪读时等到了离婚的结局。

成人以后的很多观念，都是一粒奇特的小种子，从我们儿时的眼睛、耳朵钻入我们的心里，暗暗长成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。因此，即便我说一个人最好不要有什么根深蒂固的观念，可让我把一棵在心里长了二十多年的树连根拔去，不知要费多长时间？

刚离婚那阵子，韩意常召集我们几个大婆聚会。韩意说：“孟梅，你可别学《诗经·谷风》里的怨妇啊，人家不念你‘将恐将

惧，唯予与女’，到了‘将安将乐’时却‘弃予如遗’，你可不要学她‘行道迟迟’了，还‘中心有违’，还认为‘不违伊尔’，还指望负心的丈夫能‘薄送我畿’，一步三回头的，没必要。他绝，你就得比他还绝。”

我说：“不难过是假，谁摊上这样的事都不会一下子就明白，都会有一个疗伤期的。刚开始我常常想宋健雄为什么能做出这样的事？我跟人家比真的是个不起眼的丑小鸭吗？过了一段我又想宋健雄你不要我，哼！后悔吧！现在，我已经没有了过去种种念头。他过他的日子，我讨我的生活，管人家后悔不后悔呢。”

阿酷说：“在这一点上，我们就要学习梅艳芳，像她那样，任何时候都当大姐大。男人算什么？来，养着。不好？走人。”阿酷老是用和她的年龄不相称的新新人类的酷劲儿发表其酷言论，我们索性就不称其名，直呼阿酷了。

我说：“阿酷你就爱搞极端。谁养着谁都不是一件好事。梅艳芳的生活到底什么样，你真的知道？”

现在，我们几个大婆再聚会，气氛全变了，她们早已不对我“救伤扶悲”了，我成了她们开涮的对象。韩意说：“孟梅，你现在的生存状态极让人羡慕，单身贵族，又漂亮又富有，万人迷啊！”

“万人迷有什么好？太虚幻了。我只想当一个人的爱人，风情万种地躺在心爱的人怀里，咬着他的耳朵向他撒娇、跟他使点

小性儿，多好。唉，可惜，六七年没有那种感觉了，恐怕我这辈子也不会有那种感觉了。”我半真半假地回应。

“你是不是还没从宋健雄的气场中摆脱出来？天底下比他能干比他可爱的男人多得是。三十多岁的女人是最娇艳的花，花开最盛，可转眼就谢啊。现在最忌没有护花使者，不然自己萎在枝头，岂不可惜？啊，孟梅？”陈美用她白白的胳膊肘捣了捣我，她只要见到我就来一番劝诫。

“你们太老土了，花总要别人来赏吗？兰生幽谷，不为无人而不芳。自己开自己赏，一样是赏心悦目的一件事。男人全一样，不会对着一朵花发呆，好花都想采到自己家里。不过这是人之常情，我就跟我老公说了，只要他别让我知道，他在外面跟谁好我都无所谓。”阿酷又在耍嘴酷。

三十岁以前的我嫉恶如仇，像阿酷这样的言行，我是不会容忍的。女人怎么可以这样不着四六？现在，我对人对事有了相当的容忍力。当然，我能容忍阿酷，并非认同她的观点，只不过明白了世界上既有白菜，也有萝卜。白菜有白菜的营养，萝卜有萝卜的价值。一个人要想活得更滋润、更健康，既要吃萝卜又要吃白菜。不过，我个人更想做一个幸福的西红柿——圆润细腻、饱满多汁、可生可熟、宜果宜蔬。

2

第一次见姬比尔公司的司徒至明，是在一年前姬比尔公司的一次新品发布会上。

当时，我的店开业一个多月，诸事繁多，让人碎心。我的店独具特色，又在相对繁华的街面上，一开业，天天门庭若市。韩意打电话让我参加姬比尔公司“仲夏夜之梦”新品发布会时，我正在接待一对比较特殊的顾客。

这对小情人中的女孩儿二十岁左右，穿一条合身的牛仔裤，白色无袖圆领T恤衫。女孩儿皮肤白皙，神情有些冷傲，但她顾盼流转的眼睛里有少女的羞涩，有对美好事物的无限期待，蓝蓝眼底衬出黑黑闪闪的期待神情似曾相识。令人心动的是她那头垂

肩的长发，丝般柔在脑后、颈间、背部，不长不短，离腰三四寸远。女孩儿的长发就应该就是这个长度。从视觉上讲，这个长度缩短了上身，延长了下身，给眼睛一个舒适的比例，这就是美。有些女孩儿不知所谓地把头发留得超过腰际，甚至垂在臀部、大腿，只有赘感，没有美感。开业以来，每个星期六或星期日，女孩儿都会到我的店里来，仔细地看每一件内衣，偶尔用她长长的手指触一下，很轻很柔。

女孩儿最终选了一件黑色文胸：全罩杯型，外层是柔软网面的，里层是柔软纯棉的，肩带是蕾丝的。交款时，男孩儿已经低着头红着脸先出了店。他们多像我第一次拉宋健雄去买内衣的情景啊。我也像这个女孩儿一样，长发垂肩，牛仔T恤，不同之处在于那时我是新婚。往事已成追忆，我对宋健雄已经没有太多感觉，不过看到这对小情人，怎么又不自觉地想到了他呢？宋健雄毕竟连着我少女时的浪漫、憧憬、梦想。这是我的历史，历史可以淡化，但不会消失。

女孩儿触动了我潮湿的内心，尽管她只买了七十八元钱的东西，但我还是送给了她一张贵宾卡。历史不能改变，但未来可以缔造。我相信这个女孩儿的未来，以我三十多年人对人对事的洞察，我断定她爱美、会美、有进取心，这样的顾客应该是我的贵宾。我拿出一张贵宾档案卡，微笑着走到正在交款的女孩儿面前，轻柔地对她说：“你好，不知你对成为我们的贵宾有没有兴趣？如果你愿意，请填一下这张贵宾档案卡。”

女孩儿看看我，欣喜中有几分不解：“不是要消费满一千元才可以成为贵宾的吗？”女孩儿每个星期都来，对我店里的各种信息了如指掌。

我也未做过多解释，莞尔一笑：“那是一般的贵宾，你是不一般的贵宾。”

女孩儿喜出望外地填起来了。

这时，韩意的电话响了：“孟梅，明天你可别忘了啊，下午两点准时开始。”

“什么准时开始？”

“你看你，我要是不提醒你，你还真给忘了？前两天不就告诉你了吗？这可是姬比尔一年一次的盛事，我好不容易给你争得一个最佳位置……”

韩意还要说什么，我赶快打断了她：“别急嘛，你告诉我的事儿能忘吗？还以为你就是说说而已，没想到你在姬比尔的面子有这么大。放心吧，我刚开店，肯定不会错过这么大型公司的精彩活动的。我都精心准备过了，会打开我的所有感官和美学词典选出最好最美作品的。”

姬比尔作为跨国公司，自有其成功的经营之道。这些年进入中国，它每年都要举办一个有主题的产品发布会，发布会一定是业内最大规模的SHOW。每次的SHOW都要汇聚各相关领域最

优秀的人士：设计师、经销商、演艺界名人、化妆师、发型师、摄影师、中外名模、各种经纪人、著名时尚媒体的名记，等等。在这个SHOW上，姬比尔公司会从来宾中选出十位嘉宾，让他们给每一件新产品打分，写出自己的评价。出任此角色的人每年都不同，这是姬比尔的惯例，他们在世界其他地方的经营也都奉行此道。能出任嘉宾，是行内默认的光荣。

第二天，我梳着波浪型的披肩长发，穿上古希腊经典款式长及足踝的白裙，只是没法光脚，否则真是一个古典美人的造型。所以，穿什么风格、什么颜色的鞋就成了决定我整体风格的关键。用那双白色细高跟系带鞋相配，古典、性感，但不会跳眼；用这双鲜红色蝴蝶结装饰的踝跟细高跟鞋搭配，跳眼倒是跳眼，但又显得太唐突，头脚分离，没有整体感。不过，在一个近千人的大场面里，当然应该以跳眼为要，我选定了红鞋，然后灵感一现，在这身古典妆扮的基础上作了自己的变革：我在手指、脚趾上都涂了鲜红色的指甲油，更为独特的是，我在头上暴露的发际线上也涂了鲜红的指甲油，我让古希腊的长裙和印度女人的朱砂红结合在了一起。这是一个创举。时尚就应该是一个个创举。现在的我白里透红，走在千人之中，既跳眼又不抢眼，恰到好处。这就是三十多岁女人拿捏分寸的能力。自然这种能力不只表现在跳眼不抢眼上，还有诸如神秘不诡秘、优雅不傲慢、亲和不亲热、追求不企求，等等，任何需要拿捏的事情、场合、人际关系，三十

多岁的女人应该比其他年龄女人的表现更出色，因为这个年龄层的女人既有历史又有未来。

“仲夏夜之梦”的确是声、色、形最美的组合，是平面、空间、多维艺术的高水平发挥，活动场所选在优雅的五星级酒店凯斯的后花园中。以往也来过几次凯斯，却不知它有如此美丽的一个后花园。认识一个酒店如此，认识一个人更是如此。比如宋健雄，我们八年的恋情、八年的厮磨，原以为对他了如指掌，却不知他的后花园开出了别人种的玫瑰。

走入花园，任何一个来宾都会被一种梦幻的感觉包围。花园有两千坪的面积，主T台是个巨大的蝴蝶造型，两条长长的飘带是副T台，一直延伸到幕后，幕布上猛一看是仲夏夜的星空，点点闪亮；仔细看，一颗星就代表地球上一个闪亮的城市：纽约、东京、伦敦、香港、巴黎、北京、米兰、上海……T台周围满是鲜花，最多的是香水百合。花丛后T台正前方和左右两侧是嘉宾座，每个座上有一个精美的白瓷小天使，手里举着的牌子上写着嘉宾的姓名。现在这个小天使成了女儿的最爱，牌子上已经换成了她用晶晶笔写的自己的名字：孟成真。

我和韩意约好在酒店大厅会合。一头清汤挂面、一身粉红基调普普图案超短紧身连衣裙的韩意一见我，就夸张地拥抱我，这

是她对我始终不变的见面礼。我和韩意的亲密友情保持了多年，很多人都无比羡慕，阿酷更是直言不讳，要不说“你们俩真难得，让人嫉妒死了”，要不鬼鬼地说“你们俩好得不一般啊”。

“你今天真漂亮，一会儿见到司徒至明，他一定会满意我给他力荐的人。”

“你比我更青春，身材还是气死小蜜。说实话，怎么能争取到这个名额的？”

“怎么争取？下苦力呗。我给司徒出了不少营销策划的主意，写了几篇文章，篇篇博得姬比尔公司的好评。喏，今天这个发布会的主题就是我的方案，当然这个方案的灵感是从你店里得到启发的。”一年前，韩意听从我的劝诫，从她们报社的新闻版调到时尚版后，变得又轻松又充满朝气。从这个意义上讲，时尚是女人的青春宝。

进入花园后，韩意不停地把我介绍给她所认识的每一个人。而我事先已做好了充分的准备……随身绣花小包里除了几片吸油纸，全是我的名片，足有二百张。

我刚和著名化妆师雨落交换完名片，韩意过来拉了我一把，朝嘉宾台望望，对我说：“你看，那个中等个头、米色西服咖啡色领带的，就是司徒至明。走，过去认识一下。”

“Hello, John.”韩意招呼司徒时，他正和当红演员陈迅聊着什么。“这就是我给你带来的嘉宾，是佳人的佳哦，知道现在有

一种说法吗？有十分的美貌是美人，有十分的才华是才女，既有十分的美貌又有十分的才华才是佳人！噢，今天晚上所有的设计灵感都来自孟梅的店面设计，怎么样，当之无愧吧？”一般这种场合，大家都是简单打个招呼，韩意却不管不顾地说了一堆。

司徒把目光移向我，他的眼睛和他的领带一个颜色。他用那咖啡色的眼睛扫了我两秒钟，从审视到赞许，从陌生到熟悉，那老练、温和、透着对百般人生千种积淀的目光，好像两秒钟就已完成了对我的了解。然后他带着热情、肯定，向我伸出一只瘦长有力的手：“孟梅女士，幸会幸会。你的店非常IN。”说到这里，转脸对陈迅介绍，“这位是‘蝴蝶’的孟梅经理，以后可以去她的店里看看，相信你一定会喜欢。”

我笑着，没有对他说什么，拿出一张名片，一边递给陈迅，一边接着司徒的话尾说：“欢迎亲临‘蝴蝶’。”这时，有人过来对司徒耳语了几句，他马上说：“三位女士请入嘉宾位吧，我去那边招呼一下。”当晚，我再没和他说一句话。事后想来，如果陈迅不在一旁，也许我会对他说承蒙夸奖之类的客气话。正因为陈迅在一旁，我才默默地笑着，这种默默留给司徒和陈迅的，我想是恰到好处的得体、神秘和内心充盈的自信。嗯，我和陈迅有点儿缘。

3

推开病房门，妈妈坐在沙发上，一边吃苹果一边和妹妹说话。见我进来，破天荒温柔地对我说：“小梅，你来了，过来坐。”孟度冲我挤挤眼，我知道那意思是你有戏了，你还是妈的好女儿。

等我坐过去，妈妈突然睁大眼睛，从沙发上起来，摸摸我的脸和手，心疼地说：“小梅，你怎么这么瘦？”接着又坐在沙发里埋怨起来，“都是妈不好，当初就应该坚决阻止你和宋健雄结婚。如果不是他，你现在怎么会这么辛苦？你还是这么倔，为什么不告诉他真真是他的女儿？……”妈妈说坚决的时候，手往下使劲儿一划，像指挥一个休止符。

我笑笑，还没等我开口，孟度已经不耐烦地打断了妈妈的话：